

王雲五主編。



顏氏學記

戴望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戴

望著

顏

記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復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顏氏學記序

望年十四。於敝篋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。上題識云。康熙戊寅某月日。在桐鄉。李子剛主所贈也。望讀而好之。顧亟欲聞顏李本末。出其書。詢諸吾友程貞履。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。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。始驚歎。以爲顏李之學。周公孔子之道也。自陳搏壽崖之流。以其私說。簧鼓天下。聖學爲所汨亂者。五百餘年。始得兩先生救正之。而緣隙奮筆者。至今不絕。何其蔽與。始履正亦惑於其說。既得存學編。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。遂盡棄其學而學焉。既又於丁巳秋。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。傳注問及集。悉舉以畀履正。然猶闕大學辨業。學規纂。論學及諸經傳注。望於顏氏之學。雖好之。不若履正專。始得顏先生書之歲。以訖丁巳。中更習爲詞賦家言。形聲訓故。校讎之學。丁巳後。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。始治西漢儒說。由是以闕聖人之微言。七十子之大義。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。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。比於親見聖人。何多讓焉。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。及授受原流。傳諸將來。不幸更喪亂。鄉所得書盡燬。履正居父喪。以毀卒。每舉顏李姓氏。則人無知者。會稽趙擣叔。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。聞望言。怒焉如己。憂於京師。求顏李書不可得。則使人如博野求之。卒不可得。戊辰春。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。喬氏以簿錄遺擣叔。按簿而稽之。則得焉。因喜過望。攜書歸。馳傳達金陵。望既復全見顏氏書。而李氏書雖頗放失。視舊藏爲備。於是卒條次爲書。自易而剛。主外。崑繩啟生。皆有遺書可考。惟李毅武以下無有。則記其名氏事實。爲顏李弟子傳。附其末。書成。命曰顏氏學記。凡十

卷。其言憂患來世。正而不迂。質而不俗。以聖爲軌。而不屑詭隨於流說。其行則爲孝子。爲仁人。於乎。如顏氏者。可謂百世之師已。其餘數君子。亦皆豪傑士也。同時越黃氏。吳顧氏。燕秦閒有孫氏。李氏。皆以耆學碩德。負天下重望。然於聖人之道。猶或沿流忘原。失其指歸。如顏氏之摧陷廓清。比於武事。其功顧不偉哉。世乃以其不事述作。遂謂非諸公匹。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。與夫孟荀賈董諸子。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。何如哉。語曰。淫文破典。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則行有枝葉。天下無道。則辭有枝葉。敢述聖者之言。用告世之知德君子。己巳六年辛亥日。戴望。

顏氏學記目錄

第一冊

卷一

習齋一

卷二

習齋二

卷三

習齋三

卷四

恕谷一

第二冊

卷五

恕谷二

卷六

恕谷三

卷七

恕谷四

卷八

或庵

卷九

縣莊

卷十

顏李弟子錄

顏氏學記

卷一

習齋一

處士顏先生元

顏先生元字易直。又字渾然。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。父景。爲蠡朱翁義子。遂姓朱。爲蠡人。先生孕十四月而生。旣生。有文在其手曰生。舌曰中。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。戊寅。遼東兵入畿輔。父被掠去。母改適甲申鼎革。癸巳爲諸生。先生幼讀書。二三過不忘。學神僊導引術。取妻不近。旣而知其妄。乃益折節爲學。朱翁以訟遁。先生被繫。在囚中文日進。塾師異之曰。是子患難不能亂。豈常人乎。年二十餘。好陸王書。未幾。從事程朱學。信之甚篤。時先生父音耗絕。思之輒涕泣。而事朱翁媪至孝。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。旣翁妾有子。稍疏先生。後更讒害。謀殺之。先生孝愈篤。媪卒。泣血哀毀幾殆。其長者有憐之者。私謂曰。若過哀。徒死耳。若祖母故不孕。安有若父。若父異姓。乞養者耳。先生大驚。潛如嫁母所問之。信及翁卒。乃歸顏氏。初先生居喪。守朱氏家禮。惟謹。古禮初喪。朝一盜米。夕一盜米。食之無算。家禮刪去無算句。先生遵之過。朝夕不敢食。當朝夕遇哀至。又不能食。病幾殆。又喪服傳曰。旣練。舍外寢。始食菜果。飯素食。哭無時。家禮改爲練後。止朝夕哭。惟朔望。未除服者。會哭。凡哀至。皆制不哭。先生亦遵之。旣覺其過。抑情。校以古喪禮。非是因歎先王制禮。盡人之性。後儒無德無位。不可作也。自是始寤堯舜之道。在六府三事。周

公教士以三物。孔子以四教。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。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。以立教。名其居曰習齋。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。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。究兵農水火諸學。堂上琴。弓矢。籌管。森列。嘗曰。必有事焉。學之要也。心有事則存。身有事則脩。家之齊。國之治。皆有事也。無事則道與治俱廢。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。不見諸事。非德。非用。非生也。德行。藝曰物。不徵諸物。非德。非行。非藝也。先生之學。以事物爲歸。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。既歸宗。欲尋親。值三藩變。塞外蒙古遙應之。遼左戒嚴。不可往。晝夜悽愴。又嗣未立。久之。乃如關東。誓不得親不返。所至徧揭零丁。道上人有問者。則拜之。求爲傳帖。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。沒矣。尋其墓。哭奠如初喪禮。見異母之妹。招魂奉主。躬自御車。哭導而行。既歸。遂棄諸生。卒三年喪。自是用世之志愈殷。曰。蒼生休戚。聖道明晦。責實在予。敢以天生之身。偷安自私乎。遂南游中州。張醫卜肆於開封。得人甚衆。倡實學。明辯婉引。人多歸之。商水李子青者。大俠也。館先生。見先生攜短刀。目曰。君善此乎。先生謝不敏。子青固請與試。先生乃折竹爲刀。舞相擊。數合。中子青腕。子青大驚。拜伏地曰。吾謂君學者爾。技至此乎。遂深相結。使其三子拜從游。又於開封市上。遇一少年。貌甚偉。問其姓名。曰。朱超越。千也。叩其志。不恆。沽酒與飲。半醉起舞。爲之歌曰。八月秋風凋白楊。蘆葦蕭蕭天。雨霜有客有客夜。旁皇旁皇。良久。鵲鶴舞。雙眸炯炯空千古。紛紛世儒何足數。直呼小兒楊德祖。尊中有酒盤有餐。倚劍還歌行路難。美人家在青雲端。何以贈之。雙琅玕。遂別去。先生自幼學兵法。技擊馳射。陰陽象緯。無不精。遇豪傑。無貴賤。莫不深交之。而其論治。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。嘗推論明制之得失。所當因革者。爲書曰。會典大政記。曰。如有用我。舉而錯之耳。然卒以高隱終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。或造廬而

請有勸之仕者。笑不答也。肥鄉有漳南書院。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。三聘始往。爲立規制甚宏。有文專武備。經史藝能等科。從游者數十人。遠近翕然。會天大雨。經月不解。漳水溢。牆垣堂舍悉沒。人跡殆絕。先生歎曰。天不欲行吾道也。乃辭歸。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。先生自漳南歸後。八年而卒。年七十。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。卒之日。謂門弟子曰。天下事尙可爲。若等當積學待用。言訖而逝。遠近聞訃。來會葬者百餘人。門人私諡曰文孝先生。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。容城孫徵君。奇逢。蠡李處士。明性。清苑張隱君。羅喆。祁州刁孝廉。包寧。晉張孝廉。來鳳。新城王隱君。餘佑也。而朝夕共學者。爲蠡王養粹。法乾。先生年三十。卽與法乾共立日記。凡言行善否。意念之欺慊。逐時自勘注之。生平不欺暗室。勇於改過。以聖人爲必可師。跬步之間。必遵古禮。老而彌篤。鄉里目爲聖人。乃遭人倫之變。艱危貧厄。以終其身。一子殤。以族孫爲之後。門人李塋。王源。編先生年譜二卷。鍾鏡。輯言行錄二卷。闢異錄二卷。先生之學。確守聖門舊章。與後儒新說別者。大致有三。其一。謂古人學習六藝。以成其德行。而六藝不外一禮。猶四德之該乎仁。禮必習行而後見。非專恃書冊誦讀也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。大不得已而刪訂。著書立說。乃聖賢之大不得已。奈何以章句爲儒。舉聖人參贊化育。經綸天地之實事。一歸於章句。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。乎無極。太極。河洛。先後天之說。皆自道家。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。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。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。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。先生嘗上書辯論。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。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。其一。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。蔽也。習也。纖微之惡。皆自玷其體。神聖之極。皆自踐其形也。孟子明言爲不善。非才之罪。非天之降才爾殊。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。又曰。形色。天

性也。若曰氣質有惡。是於天之降才。卽罪才矣。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。況曰性善。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。亦未嘗謂全無差等。孔子曰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性之相近。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。而其爲金相若也。惟其有差等。故不曰同。惟其同一善。故曰近。其引蔽習染。溺色溺貨。以至無窮之罪惡。則皆以習而遠於善。卽所謂倍蓰無算。不能盡其才者也。先生此言。合孔孟而一之。其有功於聖道最大。同時陸道威李文貞。雖見及之。而牽於程張不能決。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。始本先生此說言性。而暢發其旨。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。一月皆至於仁。一日皆至於仁。每學之而愧未能。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。則猶日至矣。或日一至仁。則但時至刻至矣。子路鼓瑟不合雅頌。而門人不敬。孔子卽不謂然。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。舉七十子之服孔子。其辭不遺一人。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。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。是自視賢於孟子矣。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。唯在實學實習。實用之天下。而後儒侈言性天。薄事功。故其視諸賢甚卑也。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。返求之六經孔孟。得所指歸。足正後儒之失。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。卽訾警之。以爲是背程朱。不可從也。夫不究其言之始終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。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。并孔孟之言而反之。則其所詆者。非詆先生。乃詆聖言也。且羣經教學成法。昭昭具在。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。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。而後人以習行爲難。且於古經之稍近輿蹟者。亦不欲讀。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。齊之六經之列。童而習之。先入爲主。莫知其非。其視先生之學。欲復聖門舊章。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。其宜矣。彼僞言僞行。詭薄僞伎之徒。相率冒爲程朱之學。而無識者從而和之。使程朱生於今日。其許之乎。其必黜夫僞言僞行。而許先生爲

靜友可斷斷無疑也。予既次先生遺言，又爲別傳一通，而縱論之如此，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。

四存編

聖人學教治，皆一致也。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，守之則易簡而有功，失之徒隸難而寡效，故罕言命，自處也。性道不可得聞，教人也。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。他如子欲無言，無行不與，莫我知諸章，何莫非此意哉。當時及門，皆望孔子以言，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，非吝也。學教之成法，固如是也。道不可以言傳也。言傳者，有先於言者也。顏曾守此不失，子思時異端將盛，或亦逆知天地氣薄，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，勢必失性學之本旨，不得已而作中庸，直指性天，似乎高遠，故孟子承之。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，不爲拙工改廢繩墨，雖婁方員深造諸章，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。至宋而程朱出，乃動談性命，相推發先儒所未發，以僕觀之，何曾出中庸分毫，但見支離分裂，參雜於釋老，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。若是者何也。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。何不觀精一之旨，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，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。陰陽祕旨，文周寄之於易，天下所可見者，王政制禮作樂而已。一貫之道，惟曾賜得聞，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，詩書六藝而已。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，而人人語之哉。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，皆如海上三神山，可望不可即，但彷彿口角，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。朱子乃獨具隻眼，指其一二碩德，程子所許爲後覺者，曰此皆禪也。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，實近禪，故徒見其弊，無能易其轍，以致朱學之末流，猶之程學之末流矣。以致後世之程朱，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。長此不返，斯民尙安賴哉。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，程朱欲救人而擯之，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。余曰噫，程子所見

已稍浸入釋氏分界。故稱其彌近理。而大亂真。若以不肖論之。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。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。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。然則如之何。曰。彼以其虛。我以其實。程朱惟當遠宗孔子。近師安定。以六德六行六藝。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。教其門人。成就數十百通儒。朝廷大政。天下所不能任。吾門人皆任之。險阻艱難。天下所不敢爲。吾門人皆爲之。吾道自尊顯。釋老自消亡矣。今彼以空言亂天下。吾亦以空言與之角。又不斬其根。而反授之柄。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。而鼓吾黨之氣。是以當日一出。徒以口舌致黨禍。流及後世。全以章句誤蒼生。上者但學先儒講著。稍涉文義。即欲承先啓後。下者但問朝廷科甲。才能揣摩。皆驚富貴利達。浮言之禍。甚於焚坑。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。吾意上天仁愛。必將篤生聖哲。剗荆棘。而興堯舜以來之道。斷不忍終此乾坤。直如此而已也。由道 以下存學編

大學首三言。吾信爲聖人之言。所學無二道。亦無二事。祇此仁義禮智之德。子臣弟友之行。詩書禮樂之文。以之脩身。則爲明德。以之齊治。則爲親民。明矣而未親。親矣而未止。至善。吾不敢謂之道也。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。至善。吾亦不敢謂之道也。堯舜不作。孔孟不生。一二聰明傑特者出。略有所見。粗有所行。遽自謂傳孔孟矣。一時共尊爲孔孟焉。嗣起者。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。是以或學訓解纂集。或學靜坐讀書。或學直捷頓悟。至所見所爲。能彷彿前人。而不大殊。則將就冒。切人皆以爲大儒。可以承先啓後矣。或獨見歧異。恍惚道體。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。得孔顏樂處矣。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。吾道有三盛。君臣於堯舜。父子於文周。師弟於孔孟。堯舜之治。卽其學也。教也。其精一執中。一二人授受而已。百官所奉行。天下所被澤者。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。禹之治水。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。必天下士長於水學。

者分治之。而禹總其成。伯夷之司禮。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。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。而伯夷掌其成。推於九官羣牧。咸若是。是以能地平天成也。文周之治。亦卽其學也。教也。其陰陽天人之旨。寄之於易而已。百官所奉行。天下所被澤者。如其治岐之政。制禮作樂耳。其進秀民而教之者。六德。六行。六藝。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。未之有改。是以能保合太和也。孔孟之學教。卽其治也。一貫性道之微。傳之顏曾端木而已。其當身之學。與教門人者。庸言庸德。兵農禮樂耳。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。未之有改。故不惟期月三年。胸藏其具。而且小試於魯。三月大治。暫師於滕。四方歸之。單父武城。亦見具體。是以萬世永遵也。秦漢以降。則著述講論之功多。而實學實教之力少。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。雖分析已差。而其事頗實矣。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。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。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。以主敬致知爲宗旨。以靜坐讀書爲工夫。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。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爲事業。嗣之者。若真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。性地各有靜功。皆能著書立言。爲一世宗。而問其學其教。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。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。如身教三千。今日習禮。明日習射。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。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。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。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。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。誠不能無歉也。陸子分析義利。聽者垂泣。先立其大通體宇宙。見者無不竦動。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。以爲善去惡爲格物。無事則閉目靜坐。遇事則知行合一。嗣之者。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。皆自謂接孟子之傳。而問其學其教。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。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。如身教三千。今日習禮。明日習射。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。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。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。與程朱

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眞許薛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。他不具論。卽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。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。凡弟子從游者則令某也學禮。某也學樂。某也兵農。某也水火。某也兼數藝。某也尤精幾藝。則及門皆通儒。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。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。政事文學全歸也。人已事物一致也。所謂下學而上達也。合內外之道也。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。天下必實被其澤。異端可靖。太平可期。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。位育之功。出處皆得致者也是。謂明親一致。大學之道也。惟其不出於此。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陸者。進支離之譏。誠支離也。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。供近禪之誚。誠近禪也。或曰。諸儒勿論。陽明破賊建功。可謂體用兼全。又何弊乎。余曰。不但陽明。朱門不有。蔡氏言樂乎。朱子常平倉制。與在朝風度。不皆有可觀乎。但是天資高。隨事就功。非全副力量。如周公孔子。專以是學。專以是教。專以是治也。或曰。新建當日。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。余曰。孔子嘗言。二三子有志於禮者。其於赤乎。學之。如某可治賦。某可爲宰。某達。某藝。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王門無此。且其擒宸濠。破桶岡。所共事者。皆當時官吏。偏將參謀。弟子皆不與焉。其全書所載。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。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。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。有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。而敢出狂愚。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。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。亦竊附效諍論之義。而願持道統者。勿執平生之見解。以誤天下後世可也。明親

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。將作聖之體。雜以習染。而謂之有惡。失踐形盡性之旨矣。周公以三物教

萬民而賓興之。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一如唐虞之盛。近世言學者。心性外無餘理。靜敬外無餘功。疑與周孔若不相似。然卽有談經濟者。亦不過空文著述。元不自揣。撰有存性存學二編。欲得先生一壽正之。以挽士習。而復孔門之舊。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。先生合而同之。意甚盛。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。或合一同行於天下。則終此乾坤。亦只爲兩宋之世。終此儒運。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。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。先生將何以處此也。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。

漢唐章句。魏晉清談。虛浮日盛。而堯舜周孔之學。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。不見於天下。以致佛老昌熾。大道淪亡。宋儒之興善矣。乃脩輯注解。猶章句也。高坐講論。猶清談也。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。氣質本有惡。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。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。相去幾何也。元爲此懼。著存學編。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。明道不在章句。學不在誦讀。期如孔門博文約禮。實學實習。實用之天下。著存性編。明離質無以見性。天之生人氣質雖殊。無惡也。惡也者。蔽也。習也。纖微之惡。皆自玷其體。神聖之極。皆自踐其形也。乃二千年來無人道。而元獨爲此惴惴焉。恐涉偏私。自是毀謗先儒。將舍所見。以苟就近世之學。而仰觀三代聖賢。又不如此。頃聞先生先得我心。喜而不寐。故奉書左右。祈一示宗旨。使雙瞽得所。尊奉爲依歸。斯道幸甚。與太倉陸道威書。

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。予抱病復患。足創不能赴學。惟坐臥榻。錄存學編。聞王子法乾來會。乃強步至齋。出所錄以質王子。甫閱一葉。遽置之几。盛爲多讀書之辯。余曰。人之精神無多。恐誦讀消耗。無歲月作實功也。如禮樂嫻習。但略閱經書數本。亦自足矣。王子曰。誦讀不多。出門不能引經據傳。何以服人。余曰。堯